

## 苦味的奶奶

市三中东部校区八(5)班 吴晨曦

喜欢《诗经》中的一句话：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我所及，皆是风景。我想奶奶一定是这样的美人，至少我看不见她这样照片时是这样想的。

潮湿的小屋里，纷飞的灰尘被窗外的光打透亮，显得这张旧照片越发苍老。照片褪色得厉害，上面附了一层黄黄的垢迹，她就在那个古老的时空里浅浅地笑着，两汪酒窝仿佛盛着柔柔的清波。柳叶眉下有一双明眸在闪烁，宛如澄明的宝玉，温润干净，透着悠悠的光彩，小脸蛋像俊秀的小山，上面附着一层薄薄的冬雪。

奶奶是位慈祥的老人，几十年的辛劳将她的青丝染成白发，但她毫无怨言，为了这个家默默付出，用一缕清香渲染了她整个人生。

有一次我拿着照片问她：奶奶，您一定很怀念那个时候吧？那个时候的您多好看呀。

当然怀念啊，那会儿年轻，有劲儿，有盼头。

奶奶沙哑的声音传来。

她边用干瘦的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发皱的边角，边凝神看着照片。

她不久又开口道：小时候家里穷，和你爷爷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唉。

她轻叹一口气，却欲言又止，我知道她的心

还在回忆中荡着波澜，于是照片里的那个她又渐渐鲜活在我眼前了。

奶奶出生于贫苦人家，但爷爷却是有钱人家的儿子，据说爷爷家

门前的廊柱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家里还有几亩田。

可奶奶哪有这待遇，吃粗粮，穿粗麻衣，灰头土脸地嫁进了爷爷家。

婚事并不顺利，遭到公婆的百般阻挠，爷爷的祖父

祖母也是极力反对。说到这里，奶奶湿润了眼眶：我嫁的又不是金龟

珠宝，有你爷爷也就成了。

之后，奶奶生了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家庭负担便压了下来，不巧又碰上一场大火，烧毁了房子。

她没有放弃，只是紧紧抓住爷爷的手，说道：忍忍吧，再忍忍就过去了。

这番话又像是在对自己和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说的。

在奶奶的坚忍和爷爷的辛苦劳作下，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。

好景不长，没过多久，爷爷就生病了。

冬日寒冷，家里要添柴火，可是，爷爷病重，哪有买柴火的钱。

奶奶便出去打工，她记性很差，总是忘记吃过的苦，可这其中的艰辛谁也无法体会。

因为家里实在是太冷了，爷爷的膝盖也出了毛病，奶奶卖掉了所有首饰，拿这些换来的钱给爷爷治病。

奶奶告诉我，这些都是爷爷在结婚当天送给她的。

我很难想象她当时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卖掉这些首饰。

今年春天，风大，漫山遍野飘着

刚换新的叶子，风卷集着，简直要把

## 呼唤

箬横镇中九(5)班 金宇浩

住在这个温暖的屋，见着最为至亲的人，偶尔遇到一些小挫折，生活就在这稳而波折的湖面中荡漾开来。

奶奶身体健康，心智清晰，这使我甚是欣慰。但有一点实在受不了。她总爱隔着三四层楼叫喊我的名字，我给的答应震耳欲聋，她却听不到，这让我十分烦躁。这一次，她的呼唤又像往常一样撕心裂肺：宇浩，宇浩……宇浩，这俩字颇有韵味，浩字更是有京剧的味儿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声音的海浪，拍击着已千疮百孔的礁石。看着眼前的作业本，我开始烦躁起来，它们似乎变得狰狞。这次我彻底不答应了。

还好只是抄写一类的作业，脑子空下来，就把这些呼唤抛掉了，戴上耳塞，让音符跳动的笔尖，不谙世事。

耳机里传来熟悉的旋律，这首抒情歌的鼓点打在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它越来越响，以至于它慢慢从耳机声中走出，他们像是流浪的孤儿，背上行囊越走，离我越近，他们发红的脚上的拖鞋打击在地上。那的确是在一个静谧的夜晚，一对老夫妻互相牵着，彼此聊着家常，奶奶没有哭，只是湿润了眼眶，她一如既往地执着，没有多少言语，就在这个晚上睡去，安详幸福地结束了她的一生，只留下了她心系了一辈子的老头。

老头已白发苍苍，他拄着拐杖哭了起来。我第一次见爷爷哭，这个男人在此刻卸下了他的盔甲。之后，他擦干了眼泪，笑着送走了奶奶，又恢复如常，招待来吊唁的客人。

奶奶在岁月里款款而去，只留下一句话：不怕苦，吃苦一阵子。

耳根子可不允许我这样讲，它们立刻红火起来，烫得恨不得逃离这个躯体，它们一左一右疯狂拉扯，像烈马一样，是缰绳束缚不得。

耳机怎么这样放的？我，我支支吾吾，藏不下这团羞愧的火，身子火辣火辣地在咆哮，岩浆在涌动，在地下，羞耻的暗流随时会爆发。

行了，尝一尝。

躲不过这真切的眼神，它迅速给我夹了一箭。

灵魂被射杀在回忆里，抱着给我唱童谣的是她，听我说故事的是她，陪我看大海的是她，陪着我写作业的也是她，每天的水果精致摆放着，那是她的爱。我又何时不把它当道理所当然。饼香扑鼻。

想到这里，灵魂从回忆中挣扎，带回了一滴隐形的眼泪，他在生自己的气。

哪一个陌生的人会如此呼唤着你的名字？哪一次她的呼唤不是给你全心的爱？哪一次呼唤不是因为我懒得下楼？

细细回想，确确实实如那句世界何不美好，只因我们太过烦躁。

背上了这羞愧的行囊，心智这个小孩不再流浪。像期待星星闪烁，期待她下一次的呼唤，那时我会抬起双手把最闪亮的那一颗放入眼眸。

江声，钟声，不论他的回忆多么遥远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不论她处在生命的什么时刻，都会听到她们深刻而亲切的歌声。

这小小的呼唤，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石桥头中学郭定安点评：小作者对奶奶的细节描写栩栩如生，充满着生活味，呼唤声里是奶奶深沉的爱。全文跌宕起伏，由对奶奶呼唤的不耐烦，到感动，再到愧疚，深深地怀念往昔的时光，明白了亲情的无比珍贵。结尾两段的语言含蓄而优美，充满艺术美和哲思美。

## 月见清明

市四中八(12)班 毛艺茗

惊鸿一瞥，留下了月见草，傲美艳丽的花影。

题记

尽管清明时节疫情依旧蔓延，一家三辈依旧悄悄摸出扫墓祭拜。

去祭拜谁？他们长什么样？作为三辈中的最小辈，我的脑海中找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。奶奶在车里，自开上盘山路起，便一言不发，只是淡淡地笑，似在捕捉脑海中愈渐淡去的回忆。奶奶的眼睛很美，纵使眼角皱纹日益增多，视力下降，眼中依然光辉不减，纵使背渐佝偻，瞳孔熠熠闪光依旧。此时，奶奶黑曜石般深邃的眼中，无风无雨，平平淡淡，唯存老年的风霜感。

那一朵月见草与海拔三千七百六十六米的富士山两相对峙，毫无惧色，那傲然挺立的模样实在太令人钦佩了。太宰治在《富岳百景》中写到，奶奶如月见草，下有小辈，上只留山中几座孤冷的石碑，她面向石碑只笑一笑，在一次次对望中转身。

衰老的月见草傲然挺立，由始至终，她把五味夹进清明团子。

傍晚时分，宛如鸿雁白腹般的卷云刷过满天红霞，天涯两岸的两个身影相互道别。

热腾的白汽中，一抹花影落寞地低下了头。

温西中学张宇萱点评：清明节是一年中晚辈对长眠地下的长辈寄托哀思的时刻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文人墨客通过诗句寄托这种哀思，如《清明》等。

小作者写一家三代人去扫墓，奶奶在墓前忙前忙后，就像那样月见草，毫无惧色。本文文辞优美，巧妙地将中国古典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，清明与月见草的碰撞成了对奶奶最好的回忆与慨叹。通过对奶奶的外貌描写，写出奶奶的那种坚强！

## 毛毯

市三中七(8)班 王怡然

下午，寒风凛冽瑟瑟。我陪弟弟玩着购物的游戏，物品

哐当哐当，笑声铃铃，夹杂着清脆的叫卖声，谁来买水果？好好吃的苹果！弟弟揣着手坐在小板凳上，前面摆着一排水果。

我要买！我要买！我轻轻唤道。弟弟迷惑地发问：姐姐，你怎么说话这么轻呀？我都要听不见了。

宝宝，爸爸睡着了，我们要轻一点。

重重的鼾声响起，父亲倚靠在沙发上，最近的车舟劳顿使他疲惫地眯起了眼，面上尽是倦意。

弟弟抿起嘴，重重点了点头，小手抬起，比了个嘘的手势，嗯，不能把爸爸吵醒了。那一小撮呆毛俏皮地在空中颤了颤。乐迪，加速。他自言自语着，平举着双臂，头身向前冲，那两只小脚却是踮着脚尖的，蹬蹬蹬，发出小小的声音。

弟弟的身影奔向了沙发的角落，那里蜷缩着一团白花花、软绵绵、暖融融的大毛毯。

他伸长了手臂，钩到一角，小腿绷直，将其往后牵拉，咿

呀，就这样，那么一大团雪白簌簌扑向弟弟那幼小的身躯，可以说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他用双手使劲撑着，抱在胸前，身子被完全覆盖了，只露出那么一双会闪动的眼睛。弟弟一步一步踉跄地走了起来，他要走

童。清明时分，奶奶淡如湖水的脸上，竟也漾起一丝波纹，奶奶心满意足地揽了一怀艾草回家，开始敲捣拿手的清明团子，还时不时地强调让我学习。到了最讲究手艺的那一步了，我总无法揉好，奶奶却能轻而易举一手带过，但她的

心思一直在揉面，衰老的月见草，不知何时已抬起头，目光随心飘向窗外，在燃烧着火光的屋中寄居，她只淡淡地笑，目光中荡漾了对过往岁月追忆。

那一朵月见草与海拔三千七百六十六米的富士山两相对峙，毫无惧色，那傲然挺立的模样实在太令人钦佩了。太宰治在《富岳百景》中写到，奶奶如月见草，下有小辈，上只留山中几座孤冷的石碑，她面向石碑只笑一笑，在一次次对望中转身。

曾经那些引以为傲的成绩呢？我究竟要干什么？无数次的想象和憧憬只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手搭在大理石的桌子上，感受来自现实的冰凉，那股凉意是真的一点点从我手指爬上。

傍晚时分，宛如鸿雁白腹般的卷云刷过满天红霞，天涯两岸的两个身影相互道别。

热腾的白汽中，一抹花影落寞地低下了头。

温西中学张宇萱点评：清明节是一年中晚辈对长眠地下的长辈寄托哀思的时刻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文人墨客通过诗句寄托这种哀思，如《清明》等。

小作者写一家三代人去扫墓，奶奶在墓前忙前忙后，就像那样月见草，毫无惧色。本文文辞优美，巧妙地将中国古典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，清明与月见草的碰撞成了对奶奶最好的回忆与慨叹。通过对奶奶的外貌描写，写出奶奶的那种坚强！

## 做好自己

松门镇中七(6)班 黄奕可

指导教师 林茹华

就算鞋很脏，也笑得像国王，去疯去狂，去变成星光，沿途虽有美好风景，但少年只属于远方！

题记

童。清明时分，奶奶淡如湖水的脸上，竟也漾起一丝波纹，奶奶心满意足地揽了一怀艾草回家，开始敲捣拿手的清明团子，还时不时地强调让我学习。到了最讲究手艺的那一步了，我总无法揉好，奶奶却能轻而易举一手带过，但她的

心思一直在揉面，衰老的月见草，不知何时已抬起头，目光随心飘向窗外，在燃烧着火光的屋中寄居，她只淡淡地笑，目光中荡漾了对过往岁月追忆。

那一朵月见草与海拔三千七百六十六米的富士山两相对峙，毫无惧色，那傲然挺立的模样实在太令人钦佩了。太宰治在《富岳百景》中写到，奶奶如月见草，下有小辈，上只留山中几座孤冷的石碑，她面向石碑只笑一笑，在一次次对望中转身。

曾经那些引以为傲的成绩呢？我究竟要干什么？无数次的想象和憧憬只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手搭在大理石的桌子上，感受来自现实的冰凉，那股凉意是真的一点点从我手指爬上。

傍晚时分，宛如鸿雁白腹般的卷云刷过满天红霞，天涯两岸的两个身影相互道别。

热腾的白汽中，一抹花影落寞地低下了头。

温西中学张宇萱点评：清明节是一年中晚辈对长眠地下的长辈寄托哀思的时刻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文人墨客通过诗句寄托这种哀思，如《清明》等。

小作者写一家三代人去扫墓，奶奶在墓前忙前忙后，就像那样月见草，毫无惧色。本文文辞优美，巧妙地将中国古典文化与日本文化结合在一起，清明与月见草的碰撞成了对奶奶最好的回忆与慨叹。通过对奶奶的外貌描写，写出奶奶的那种坚强！

## 倾听

市实验学校九(7)班 周渝洁

指导老师 吴小红

我侧耳倾听，发现你的爱意。

题记

她说，下个星期要转凉了，多带点衣服。她的发旋处早已布满了银丝，佝偻又矮小的身上，穿了条还沾着水渍的围裙，还有那双泛黄的橡胶手套。她伸出手，要把衣裳从衣架上收下来，塞进我的行李包里。你多穿点，把毛衣套在里面，外面再加件羊毛衫，然后穿羽绒服……她絮絮叨叨，一面说着，一面要往包里塞厚绒的裤子。

我皱着眉站在一旁，她说的话只字未听，只是敷衍，又有些烦躁地应着，嗯嗯，知道了……看见那条厚绒的裤子，我赶忙抢着扔回了衣柜里，这么厚的裤子，我在学校穿了跑不了步了！

她只是执着地把裤子从我手里拿去重新叠好，放进了衣袋里。她从带着浓重的油烟味的呢外套里翻找出手机，然后笨拙地输入着密码，不行，还是带着吧。你看天气预报上说，下周最冷才1℃了，在学校没人给你送衣服，你要自己注意。手机浅淡的蓝光映在她脸上，留下一道道深浅的皱纹和斑驳的肌肤。

我无奈，努努嘴，剩她一人在后面说道，裤子给你带了两条，记得穿秋裤，下周回来带你去买件高领。

我不爱听她唠叨，尤其是冗重的生活琐事。但当0℃的寒风呼啸着从厚实的衣间跑过时，又想起她的先见之明。

我立即把试卷藏了起来。我进来了。母亲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她轻轻地走进来，将我的作业拿起来检查。

今天考试了吗？没有，我显得很平静，没有人知道我心中早已泛起波澜。

窗外，起了风，唰唰声传入耳中，也不知为何风突然这么大，母亲停留了一会，她望着桌上发亮的灯泡，失神了。我透过她的眸子，那里面是满满的疲倦，她那双原本漂亮的眸子，曾经盛满清澈，如今却布满血丝，我叫道：

妈妈，母亲回过神来，好好写作业。话毕，便轻轻地离开房间。

树叶狂似的不停摇摆，不少叶片受不住狂风的洗礼，骤然被风吹下，飘向远方，我放下手中的作业，有些渴了，拉开房门，向厨房走去。

厨房是怎么热烘烘的，看起来像是被人刚使用过，我走近餐桌边，桌上是一碗刚热好的汤，汤碗下压着一张便签，那是我至今也不能忘怀的话，如同世上最美的天籁之音，指引你前行：成绩差了继续努力，做好自己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

看完那一刻，昔日所有的压力似乎都化成委屈泪水一起涌出，是时候好好哭一场了，哭完之后，再挥一挥袖子，擦干眼泪，继续向着那充满阳光、鸟语和花香的地方走去吧，少年只属于远方。

回到房间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回想疫情时刻，那些努力奋战的一线人员，他们挽救他人生命，坚持和努力，这不就是做好自己了吗？望向窗外，狂风已止，留在树上的叶子像夜中的指示标，他们迎接更灿烂的明天，拥抱初升的朝阳。

今日蹒跚独行，他日化蝶飞